

法語與歐洲 (1): 法語的誕生與興起

洪瑞閔

「是的，我有一個祖國：法語」

—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前言

法國人對於法語的熱愛是無庸置疑的，除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以外，法語對於法國人來說就像法國歷史學家 Louis Réau 所說的一樣：

「這是我們唯一喜歡說的語言。如果問歐洲人被問到這個問題的話，法語應該也是很特別的。」

的確，自 17 世紀初期起，歐洲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被法語所統治著，是上流社會與精英階層所使用的語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可說是著名親法和法語狂熱者之一，他欽佩 17 世紀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偉大，自己也對法國大文豪伏爾泰 (Voltaire) 大力支持與贊助，他同時也認為自己的母語（也就是德語）是未開化的語言，與此相比，法語則是一個普世的語言：

「她(法語)成為一個到處都通用的東西…從里斯本到聖彼得堡與從斯德哥爾摩到

那不勒斯旅行，法語是唯一使自己能夠被聽懂的语言。」ⁱ

今天法語的使用人口約有 3 億人，是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與加拿大等 29 個國家的官方語言，目標是推廣法語的法語圈國際組織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涵蓋了有 58 個成員國或地區、26 個觀察員國或地區，共 84 個國家和政府成員，超過聯合國成員數的三分之一，覆蓋了五大洲超過 9 億人口。然而，若跟過去的榮光相比，法語今日對於許多法國人來說是從擴張走向衰弱的過程，外來語言的影響力(特別是英語)越來越強大，在法國，對於自身語言的危機感時有所聞，隨著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的建立與擴張，許多法國人認為法語的影響力會在這個擁有 24 種官方語言的組織中進一步的衰弱。本文將先介紹現代法語的起源與發展，緊接著則聚焦於法語在近代歐洲所取得的優勢地位並說明其原因。

法語的根源與發展

法語屬於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一支，與英語、德語與印地語系出同門，今日的法語與古代的法語是相當不同的。其前身為高盧語(gaulois)，作為賽爾特語系(Celtic languages)的一支，指的是高盧地區(即今日的法國)所使用的語言，隨著西元前1世紀羅馬軍團的入侵與征服該地，高盧語逐步地被隨軍而來，說拉丁語(Latin)的羅馬士兵與商人拉丁化，當地的高盧人很快地將一些拉丁語吸收到高盧語。西元3世紀起，法蘭克人開始入侵今日的比利時與法國北部一帶，其所使用的法蘭克語(francique)也被整合到高盧語當中，遂誕生出一種新的語言羅曼語(roman)，其最為人所知的文獻便是《斯特拉斯堡誓言》(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西元842年禿頭查理(Charles II le Chauve)與日耳曼人路易(Ludwig der Deutsche)在《斯特拉斯堡誓言》，雙方以對方的語言立誓共同反對他們的大哥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洛泰爾(Lothaire)，在其中羅曼語是使用的語言之一，因此儘管很難界定法語誕生的確切日期，但一般公認至少可以追溯到此一時刻。

在第十世紀末，當時的法蘭克國王于格·卡佩(Hugues Capet)及其近臣在巴黎地區所使用羅曼語的一個分支被認為是古法語(ancien français)的開端。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地理大發現與科學的發展又使得法語受到希臘語的影響。1539年法國國王佛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頒布《維萊科特雷法令》

(法語：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確立法語取代拉丁語成為法律與行政上的官方語言。在此一過程中，法語又受到古斯堪地納維亞語、阿拉伯語、義大利語的影響轉變成中古法語(moyen français)，並在吸收了法國各地區的方言之後逐步演變成古典法語(français classique)，逐步形成了當代法語。

當歐洲說法語的時候

作為拉丁語的繼承者之一，17世紀起開始法語在歐洲取得了優勢地位，首先，法語是外交的語言。隨著法國的逐步擴張，法語也開始四處攻城掠地，在1714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Louis XIV)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Karl VI)所簽訂的《拉什塔特和約》(法語：Traité de Rastatt)，法語開始其作為歐洲外交語言的地位。即使法國並未參與其中，法語也是各項外交文件的參照語言版本，如1774年俄羅斯與鄂圖曼土耳其的《庫楚克開納吉和約》(Traité de Koutchouk-Kaïnardji)即是以法語簽署。即使是歐洲皇室的私人書信往來往往也都是以法語撰寫而成。

第二，法語也是科學的語言，如歐洲最古老的科學刊物〈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avants)即是以法語寫作。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除了用法語寫成他自己的回憶錄以外，更在1746年任命法國人皮埃爾·莫佩爾蒂 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為柏林科學院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的首任院長，對此，其理由在於為了要能夠讓科學院發揮功能，必須要以普世語言——也就是法語作為公佈其發現的語言。

第三，法語此時更是文學的語言，啟蒙運動時代的作家幾乎都用法語寫成他們的作品。義大利作家如卡洛·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或是傑可莫·卡薩諾瓦（Giacomo Casanova）都以法語寫成他們的回憶錄。如同卡薩諾瓦在其自傳〈我的一生〉中提到：「我用法語寫自傳而不用義大利語，是因為法語比我自己的語言流傳得更廣。」。

綜合言之，儘管出自於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法語的優勢地位在英國、西班牙有比較強的抵抗，然而法語在近代歐洲的宰制地位依舊是相當普遍的，或許從曾經旅居普魯士多年的伏爾泰的信中可以略知一二，「在法院，我們說的最少的語言是德語。我還沒有聽過一個德語單字。我們的語言（法語）和我們美麗的文字征服了比查理大帝（Charlemagne）ⁱⁱ更多的地方。」自 17 世紀開始，法語就成為歐洲菁英分子的語言，更隨著法國在全球的殖民地征服擴展到非洲、大洋洲與北美洲等世界各個角落。

法語的強大因素

那究竟法語是如何取得這樣的優勢地位呢？從語言學的觀點出發，法語的語法嚴謹是耳熟能詳的優點之一。樞機主教李希留

（cardinal de Richelieu）在 1634 年所創立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負責法語的修訂，更進一步使得法語得以有系統的發展與傳播。當然，啟蒙時代執牛耳人物如伏爾泰等人對於法語的推廣更是不可磨滅。

政治與軍事因素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太陽王」（le Roi Soleil）路易十四除了使法國成為當時歐陸的霸主以外，其所建造的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與當中的宮廷生活讓歐洲的王公貴族們對於法式生活與法語趨之若鶩。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人口數量的影響，1685 年《楓丹白露敕令》ⁱⁱⁱ（Édit de Fontainebleau）的公佈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使得大量的法國人移居到海外，據估計至少有 30 萬的法國人逃難到了英國與荷蘭等地，這些都為法語的傳播創造有利條件。

小結

法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無論是英明神武的君王如于格·卡佩或路易十四，亦或者大文豪伏爾泰，都對於法語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法語的擴張就好比法國歷史的發展縮影，隨著法國在近代的興盛強大，在今日世界的五大洲都可見到他們的蹤跡。從法語的誕生到它的茁壯與強勢，我們可以看到語言與認同之間的密切關係。作為一個語言，法語就像其他語言一樣，與法蘭西這個民族相生相隨，再與其他語言的對比之中，成為法國國家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石，法國人也從中找

找到自信與驕傲的來源。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
博士)

ⁱ Thierry de Montbrial et Sabine Jansen,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t l'Europe*, (Bruxelles : Bruylant, 2005), p.30.

ⁱⁱ 在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查理大帝是第一個統一西歐大部分地區的君王，這樣的豐功偉業使得他在 800 年時被羅馬教宗雷歐三世(Leo III)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Emperor of the Romans)。

ⁱⁱⁱ 路易十四認為要成為一位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國王，就必須要讓人民都信仰天主教，因此其推翻其祖父亨利四世(Henri IV)在 1598 年所發佈具有宗教寬容色彩與保障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造成大量屬於新教胡格諾派(Huguenot)的教徒出走。

西非乾熱氣候恐引發可可短缺危機

迦納為世上第 2 大的可可生產國，然因焚風吹拂之故，導致可可產量連續 2 年受損。受極端氣候影響，可可在國際市場的需求量處於 3 年來最高，不只迦納為焚風受害者，可可產量世界第一的象牙海岸，亦深受其害。1 月底的一份調查指出，本年度迦納作物產量可達 875,000 公噸，然而迦納的貿易出口商卻預估今年的作物產量至多為 820,000 公噸，此估算倘若無誤，特因生產短缺導致全球穀物價格上漲。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s://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event_area=europe